

# 水:从情结到审美的文化历程

苏燕 李德民

(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情结”作为一个心理学名词为我们解读文学尤其是解读诗歌意象的深层意蕴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我们发现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着一段未了的情怀——恋水情结,而这个情结源自于不易获得的前意识。它并不是一个死寂不动的存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外物的激发沿着直觉、理性、审美的路线向前梯次展开,最后座实在水意象上,使这个水意象在不同语境中具有多元甚至是相反的主题指向。这种相反的主题指向以水滨迎娶与情崩离散等婚恋现象和退隐江湖与激流勇进等人生进退最为典型。

**关键词:**水;情结;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45-04

作为万物的生命之源和生存要素,作为意识的开启原型和认识客体,作为文学的审美对象和达意传媒,水不但在人类认识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意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水文化,而且以其丰富的内涵孕育和培养了中国人个性鲜明的恋水情结和水文学的多重意蕴。从前意识对水的无意记忆到直觉表象对水的感性认知直至理性思维对水的价值判断,从意识层面向审美领域梯次展开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水的感情浓度和水文学的意义走向,并通过水的鲜活形象将人类悲欢离合等情感体验和善恶是非等价值判断变成了生动感人世情画卷,展示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

## 一、一段未了情——文人结的恋水情怀

宋人赵师恕用平实而真诚的语言表达了他钟情于山水的情怀:“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爱水并非个别文人的偶然偏好,而是人类极为普遍的心理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诗歌从孕育到发轫直至成熟,每时每刻都与水相纠结、相缠绕、相融通。据统计,《诗经·国风》160篇,其中40篇左右写到水,《楚辞》直接写到水的就有《湘君》、《湘夫人》、《河伯》等,而自此以降,摄水入诗文者又绵绵不绝,不可胜数。水文学所涉及的体裁也十分全面,诗词曲赋

文,无所不及。“我心爱流水”(李颀《无尽上人东林禅居》)、“天与爱水人,终焉落吾手”(白居易《泛春池》)、“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苏轼《泛颖》)等诗句层出不穷。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细腻的笔法对水作了如下描述:“水,由于它的形状而显出美。辽阔的、一平如镜的、宁静的水在我们心里产生宏伟的形象。奔腾的瀑布,它的气势是令人震惊的,它的奇怪突出的形象也是令人神往的。水,还由于它的灿烂的透明,它的淡青的光辉而令人迷恋,水把周围的一切,如画地反映出来,把这一切屈曲地摇曳着,我们看到水是第一流写生画家。”<sup>[1]</sup>

人们爱水是源自一个普遍的情结。“‘情结’(complex)一语是由Theodor Ziehen于1898年所创,由荣格在与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合作的时期发扬光大,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主要概念。由荣格最早使用。他认为情结是由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还将complex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可以将情结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侦测,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荣格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证明情结存在的证据。他在词汇关联测验中注意到受试者的行为模式暗示着此人的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后来被弗洛伊德所采纳,他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sup>[2]</sup>

既然“可以将情结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

收稿日期:2011-03-08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552004)

作者简介:苏燕(1970—),女,湖北枝江人,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形成的结”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水想象成人们“无意识中的一个结”,既然“这个结可以间接侦测”,我们就可以在文学作品的水意象中找到这个结。

## 二、一条成长路——水意识的梯次展开

从现象学视角考察,就水性而言,其“至奇至变”的特点本身就具有千姿百态、惹人喜爱的无限魅力,这是水的审美属性;就人心而言,水对人的孕育与给养在生命之初就已作为一个基因埋藏在人类的心底,这是水的心理属性;就人对水的影响而言,人的思维活动对水的长期濡染使水具备了主客交融的文化属性。然而,从心理学视角考察,其意识梯级则分为3个阶段:

### 1. 模糊的生命意识

“我们发现我们有两种潜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能成为有意识的,另一种是被压抑的但不能用通常的方法使之成为有意识的。这种对心理动力学的洞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术语和描述。那种潜伏的、只在描述意义上而非动力学意义上潜意识,我们称之为前意识(preconscious);而把潜意识一词留给那种被压抑的动力学上的潜意识,这样我们就有3个术语,即意识(Cs)、前意识(Pcs)和潜意识(Ucs),它们不再有纯描述意义。前意识可能比潜意识更接近意识,既然我们已经把潜意识称为心理的,我们就更会毫不犹豫地吧潜伏的前意识称为心理的。<sup>[3]</sup>水是生命的伟大母亲,水孕育了生命也养育了生命。生命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水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虽然“从来未为个人所获得过<sup>[4]</sup>”,但是,因为它是“潜伏的但能成为有意识的”,所以它是动态的,可在时间的长河中因某种特定情境的激发而有所展现,这就在水文学意蕴的空间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 2. 直觉的生殖意识

《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在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墨子》上也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根据闻一多的考证,“社”乃仲春月祭祀高禘和男女交欢的地方,社中植有树木,树木周围河流环绕。仲春之月,阴阳协合,万物复生,春光融融,绿树环绕,碧水清溪,令青年男女春心摇荡。男女交会,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生息。

这种带有生殖崇拜意味的性恣纵行为与以水为主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第一,溪水萦绕波平如镜的清幽之所让人激情荡漾,冲动不已;第二,男女精气相合,以育后代,有如行云雨施(后称“云雨”),以化万物。第三,情绪的起伏有如水波激荡,难以平

静。第四,情欲恣肆有如江河开口,奔泻难收。第五,水深象征着情深,水长象征着情长,水清象征着情纯。这是直觉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的联系,这种联系实现了水意识与水意象的融合。

### 3. 理性的价值意识

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幼稚无知的时代,随着生理机能的完善和心理意识的成熟,人们开始步入理性的天空:天地的本原,万物的规律,人生的真谛,苦难的解脱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探究,但由于各自思考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大相径庭。儒家把水当作道德的载体,并赋予它善恶的意义将其推广到做人的准则;道家从“几近于道”的水中悟出万物之本原,并由此确立“尚柔”的阴性哲学。与儒道两家不同,佛家更关心的是现实苦难的解脱,并想通过修持的方法达到人生与世界的双重遗忘。可是佛理深奥难懂,体会各有不同。佛心以“净”“静”为宗,克动制染,这正与水之净、染、动、静的特征不谋而合。为了把深奥的道理说得形象直观,佛家常常以水喻佛,禅宗一派甚至用“观水”之法,修习禅道。儒、道、释三家对水的理性认知成为意识层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水文学的主题表达。

## 三、一面双棱镜——水文学的反向主题

由于文学总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反映或借助于客体表达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换言之,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一个意象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作者主观意识的烙印,水意象当然也不能例外。模糊的生命意识也好、直觉的生殖意识也好、还是理性的价值意识也好,它们共同规定着水文学的主题走向。下面我们就水文学的反向主题选择两组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 1. 婚姻的起点与终结

《诗经》中有许多水滨迎娶与婚姻解体的描写,表面看上去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是作者对这种故事的钟爱之情和故事发生的地点选择,均带有某种模糊的生命意识和直觉的生殖崇拜,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更是主观意识的具象化和自觉理性象征化。文中所使用的水意象;在于它们的某些自然属性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客观物象的运动或形式结构与人类主体的心理情感结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和对应关系。这些物象会引起人们的某种联想,或激起人们的某种感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类物象中有一部分物象与某些事物和感情之间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并在人们的

头脑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联想,这种物象就可能成为某种事物或情感的象征。<sup>[5]</sup>水滨迎娶与夫妻的离散仪式正是这种象征的具体体现,而这种象征意味恰恰源自于上述某种意识。

《诗经·大雅·大明》第四章、第五章写道:“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俎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文王继位之初,在上天的见证下,成就了这门婚事,姑娘在洽水的北面,渭水的岸边。按照周礼举行盛大的婚礼,迎娶的场面就在渭水岸上。造好大船并把它们连成浮桥,场面盛大张显无限风光。这盛大的场面安排在渭水岸边,预示着周王朝子嗣的兴旺。这一点在第六章武王出生一节的描绘中得到一证实:“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维莘,长子维行,芘生武王。保右命尔,夔代大商。”

无独有偶,《诗经·大雅·韩奕》写韩侯娶妻也在水边:“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文王“亲迎于渭”,韩侯“于蹶千里”,这是天子与诸侯礼仪的等级差别,然而就风俗而言却如出一辙:如果在迎亲路上有较大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就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在河边举行仪式。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如此。《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第三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闻一多说:“泮,合也。古人以春秋为嫁娶的正时。现在是秋天,男子们要回来娶亲,正是时候。等到天气冷了,河里结了冰,就晚了,所以说‘迨冰水泮’——赶在河冰未合以前。”<sup>[6]</sup>可见,水边迎娶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普遍习俗,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心理的真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是水意识现象化反映。

与水滨迎娶仪式生殖崇拜的主题走向相反的是水道分流所象征的夫妻离散。妇女被负心的男子所遗弃,孤身一人站在水边,头顶浩浩苍天,脚踏茫茫大地,面对烟波浩渺的广袤水域,其伤之痛,其恨之深,其悲之苦难以言表,如果以水传情,将会水到渠成。这种情况在《诗经》中也多有描述。《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沔,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这是一首女子被负心的男子抛弃的怨歌。江水寄寓了她无限的怨情。“汜”,河水由主流分出后再流入主流的支流。这里用分流象征男子不专情自己而另有所爱。但是,大江分流尚能复归大江,而这男子与女子一旦分开就再也不能相聚。江水之分,既

象征男子的二心,又象征男子与女子的分手,并用大江的分而复合来反衬男子的移情别恋,可谓一箭三雕。“渚”,水中的小洲;“渚”造成了水的分流,以“渚”来象征爱情的阻力。“沔”是江的支流,并无分而复合意向,以此来象征男女的永远分离。从“汜”到“渚”再到“沔”,表明感情越来越疏远,再也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被情人抛弃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文中反复吟唱“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以示心中的凄楚。尽管如此,女主人公还是没有过多的向男子发出乞求和申诉,她以“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后也啸”相告诫,用后悔、没脸见人以及哀叹悲歌来断言抛弃自己以后这位男子所面临的困境,表明她内心的坚强与自信。至此,诗中的水意象就具有双重意蕴,一是以江水的分合象征男女的离合,二是大江成了女主人公最为合适的抒情场所,江天一色的环境最能表达人物内心的苦闷与迷茫。

水滨迎娶和分流离散只是水文学婚恋主题的一角,还有“艳遇与苦别”、“阻隔与泅渡”<sup>[7]</sup>等多重视角,我们不过是想借此证实,水的养育生命的特性与人的生殖崇拜的心理,使水意象与恋爱、婚姻、生育等心理意识之间具有千万缕的联系。

从文学意象返回到创作主体,站在现代理性的高度,我们可以做一些拓展性的解读。从文学的视角理解,宽阔的水域象征着心灵的空寂,迷蒙的水汽象征着心灵的困惑,水的深浅难测,象征着前程的不可预料,水的波澜起伏象征着人生的波动不定。从哲学视角透视,水性属阴,代表女性,阴以附阳,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女人被男人摆布正如水因地势的变化而改变形状一样,命运不能自主。可见水意象本身就带有悲剧的色彩。

## 2. 人生的进取与退让

任何一种哲学,一旦落实在指导人生上,都无法绕过两个字——“进”与“退”。而进退之间,理性是终极的裁决者,可见,理性是哲学的灵魂。我们虽然不敢说理性也是文学的灵魂,但我们可以肯定理性对文学的干预作用。尤其是文学进入自觉以后理性的干预作用更加明显,这同样可以在水文学中找到证实,并且表现为相反的主题走向。

先看江湖隐退。《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意思是说,当泉水干涸的时候,鱼儿们与其在陆地上用唾沫彼此润湿以维持生命,还不如彼此忘记到江湖中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里的江湖表面是指江河和湖泊,但内含自由天地的意义。江湖的这个意义进一步演化为不受约束的特定社会环境,如“闯荡江湖”等。后来词意进一步扩大,有泛指全社会之意,如

“江湖骗子”名扬江湖”等。在特定语境里,江湖又与在朝为官形成相对的概念,即“在野”。《史记·货殖列传》:“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说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辞官隐遁的事。既然乘舟而浮,那么江湖仍有实指水域之意,但范蠡不可能永远都住在水上,所以此处还是指在野隐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说:“(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这里的海也非实指,因此江湖又称为江海。“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妨便永诀。”(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谓的“江海”应与江湖同意。江湖又叫五湖,《国语·越语》:“(范蠡)遂乘轻舟,以泛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五湖不是指五个湖而是指江湖。“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李白《答韦秘书子春二首》)其二即为此意。“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崔涂《春夕》)江、湖、海皆为水名,所以水就多了一层文化寓意——隐逸。

古代的多数读书人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梦想步入仕途,人人都渴望飞黄腾达,但仕途坎坷,宦海浮沉。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退守江湖,全身避祸,或放浪江湖,潇洒人生,都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前文所谓“退”。失意者把水作为他们的归栖之所,体现了回归原初的心理特征。“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杜甫《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白居易《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谁知老卧江湖上,犹枕当年虎鬣髅。(陆游《醉歌》)江湖十载生白发,华年如水不甚论。(汪中《白门感旧》)。虽然都身在江湖,但心情却各有不同。杜甫是对王思礼立功后未能及时退隐江湖而身亡表示可惜,白居易是经受打击后退守江湖以图逍遥,李商隐是想干一番事业后功成身退,陆游是感叹人在江湖无所作为,汪中是感慨江湖闲居,岁月不居。

与江湖隐逸相对的是激流勇进。水在儒家学说里属阴,在道家学说里属柔,故具有“阴柔”的文化属性。然而,它宽广的水域,巨大的威力,不竭的源泉,永恒的生命以及穿石的耐力和勇气却给人以心胸开阔、刚毅坚定、自强不息、拼搏向上、永不言败的力量。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杜甫《登岳阳楼》)吴楚大地被洞庭湖水拦腰斩断,天地日月尽揽其中,它宽广浩大的形象让人的心胸顿时敞开,变得博大

而宽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海水容纳百川,怀抱日月,波浪滔天,气势磅礴,诗人借此以呈平定天下,驾驭四海之志,精进勇猛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跃而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尽管作者在后文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但这拍岸的惊涛仍然让我们感到他内心深处涌动着无穷的生命力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眼下虽有萧萧落木,但心中尚有滚滚长江。永远也流不完的滔滔江水,怎能不让人敬佩与羡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这一去不复还的刚毅与果敢多少带有些悲壮的色彩,令人联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士荆轲。

水表面上看起来柔弱无骨,任人方圆,但它的本质却坚忍顽强,具有打败任何刚性坚固的力量,并且具有顽强的毅力和恒定的信心。“水滴石穿”这四个字一语破的,点石成金,写出小水滴弱小的形象和坚韧的风骨并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无论怎样微不足道,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海边的礁石巍峨耸立,坚硬无比,然而在潮水的反复冲刷和撞击下变得斑驳陆离,面目全非,这不也是“水打石穿”的铁证吗?

总之,文学中的水意象,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它所蕴含的意义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意识。这种心理意识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水文学的创作与解读。

#### 参考文献:

- [1]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103.
- [2] 李素庆. 什么是情结[EB/OL]. [2009-04-29]. <http://xljk.ncu.edu.cn/news-2416.aspx>.
- [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2.
- [4] 申荷永.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4.
- [5] 赵沛霖. 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192.
- [6] 闻一多. 诗选与校笺[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6: 24.
- [7] 李德民. 水与远古风俗与两性文学[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2): 7-9.